

三朝名臣言行錄



二之一

丞相韓國富文忠公

公名弼字彥國河南人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召試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出通判鄆州召爲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爲三司鹽鐵判官改右正言知制誥慶曆二年假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使契丹還除翰林學士不拜三年拜樞密副使自請爲河北宣撫使道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移青鄭蔡州河陽除

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
平章事六年丁母憂 英宗即位拜樞
密使同平章事踰年以病求解機務以
使相判河陽 神宗即位封鄭國公熙
寧元年移汝州入覲明年復相八月復
以使相判河南府改亳州奪使相徙汝
州尋請老拜司空復節度使平章事進
封韓國公致仕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
開府儀同三司以至和與議建儲之功
拜司徒六年薨年八十元祐初詔配享

神宗廟庭

富韓公初遊場屋穆脩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
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
試下時太師公官耀州公西歸次陝范文
正公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
還公復還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爲此學
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爲君闢一室
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爲相
求婚於文正文正曰公女若嫁官人仲淹
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弼者元獻一見

公大愛重之即議婚公遂以賢良方正登

第

聞見錄

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

來忠言

蘇內翰撰神道碑

寶元初趙元昊反公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平時猶不當用而況艱難之際

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器

神道碑

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
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
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爲朝廷
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

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
言事公因論日食以爲應天變莫若通下
情遂除其禁

神道碑

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延帥范雍鈐轄盧守
勲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

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勲歸罪於通判都
監竄之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
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
不赦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
勲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
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
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勲養子爲
御藥亦奏罷之德和竟坐腰斬

神道碑

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
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遠郡禁民擅赴闕

者公言此非 陛下意宰相惡 上知四

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

昊北走契丹矣

神道碑

夏守贊爲陝西都總管又以官者王守忠爲
都鈐轄公言用守贊已爲天下笑而守忠
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且守勲德和

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

神道碑

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
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
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

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它人
又引國初故事請使宰相兼領樞密院
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
官然未欲遽廢即詔中書同議樞密院事
宰相辭曰恐樞密院謂臣奪其權公曰此
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會西夏首領二
人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
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
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
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

極論之 上從公言乃以宰相兼樞密使

神道碑

劉從愿妻遂國夫人者王蒙正女也寶元中
出入內廷或云得幸於 上外人無不知
者以此獲罪奪封罷朝謁久之復得入張
公安道爲諫官再以疏論列皆留中富鄭
公時知制誥制下復遂國之封鄭公繳還
詞頭封命遂寢唐制唯給事中得封還詔
書中書舍人繳詞頭蓋自鄭公始安道見
呂申公申公猶以非舊典不樂二公之不

相喜凡皆此類也

龍川志

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
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
來寇 眞宗用寇準計親征澶淵射殺其
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
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
後殲之虜懼求哀於 上遂詔諸將按兵
縱虜歸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
十有九年及元昊叛兵久不決契丹之臣
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

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
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
六符來聘 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
情不可測群臣皆莫敢行宰相以公名聞
乃以公接伴英等入境 上遣中使勞之
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
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見何禮
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
之英等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
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

公具以聞 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
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見虜
主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
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請舉兵而南寡
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
晚公曰北朝忘 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
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
朝與中國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
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斃故
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

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
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
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
雖虜獲金帛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
物故太半此誰任其旤者今中國提封萬
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脩明上下一
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
曰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數亦人
主當之數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
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

焉虜主大悟首肯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
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
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脩舊民
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
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
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
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 皇帝之命
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 祖宗守國必不
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
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

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
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
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
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
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
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
長公主出降齊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
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
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
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旣行次樂壽謂

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

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

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

書而行

聞見錄云富公再使以國書與口傳之詞不同馳還奏曰政府固爲此欲置臣於死

臣死不足惜柰國事何

仁宗召宰相呂夷簡面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公益辦

論不平

仁宗問樞密使晏殊如何殊曰夷簡決不肯爲此真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呂夷簡以

欺

陛下富公晏公之婿也其忠直如此

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

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

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

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